

清晨,老友微信说自己胸闷气短去看急诊,被确诊为“肺功能栓塞”,当即被医生扣下住院了,甚至禁止她下床活动。

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突然间住院了?我清楚是累的。老友的亲戚出国多年,正请房产中介处理房产,中介进场前特地关照她屋内的物品可任意取走,不需要的,就留着随意处置了。

听到中介的处理方法就一个扔字,老友不舍。我们这代人的通信就是见不得浪费,于是她微信通知朋友们尽快认领。有人去,她自然要从家里跑去开门,而那些没人要的电器家什她又找来收废品的卖几个小钱,一笔不落地向亲戚“汇报”。

老友受人之托、忠人之事,频繁的“迎来送往”透支了体力和精力。她在微信里表示想把亲戚家的钥匙交给我保管,因为后续还有些事需要我代为张罗。老友的亲戚信任她,她又把信任的接力棒交给了我,她一句“我相信你”于我便是世间天籁,被人认可是

周末,老陈就会揣个照相机往山里跑,东转转西转转,眼睛被草木染绿,嘴巴里呼出来的气都有草木香。

坡头有了年纪的人在忙活,老陈迎上去,老远就说:“在忙啊?你的精气神很好嘛!”或者问:“儿女都成家了吧?”一副认识了好多年的口气。几句话说完,老乡说:“中午到我家吃饭吧。”老陈答应着,就真的去吃了饭。

老陈再来时,拎着两瓶酒,往人家一丢,说,我今天有事,就不在你家吃饭了,下次再来。此人往后便成了他口中的“老表”。

老陈这次带我去他老表家,我没问是不是真老表,管他真的假的,反正都是山里人,差不多一样的淳朴。

那户人家在水库边的坡上,两层小楼被树木掩着,门口是块水泥地,平展亮滑,还有个花圃,阳光下,映山红正在开,红彤彤的一片。老陈立在门口高叫一声“老表”,闻声而出一位中年男子,瘦精精的,一脸的笑,露出白白的牙齿。

“你来了?”像是料到老陈今天要来,但没料到还多了个我,笑了一下算是欢迎。老表的老婆见来了人,拿着剪刀和篮子就去了菜地。菜上了桌子,凉拌马兰头,香椿头炒鸡蛋,大蒜炒腊肉,菜薹炖老豆腐,清炒茼蒿,菠菜,碧绿的一片,又上了一盘蒸咸鹅和蒸猪脚。春天的菜蔬全跑到桌子上了,而那两盘过冬的咸菜是喝酒的“硬菜”。

老表酒量不行,喝一小杯,耳朵根就红了,他老婆不停地举杯,敬我和老陈,一杯杯地干,却不怎么吃菜。老魏,你当心,乡下敢举杯的女人,酒量都不会小。老陈说。

女人拿着两个大蓝边碗装了饭,又端来一小碟红得像映山红的腌辣椒片,我和老陈捏着小碟子往碗里拨拉辣椒片。红红的辣椒片卧在晶莹闪亮的米饭头上,我看了几眼,才舍得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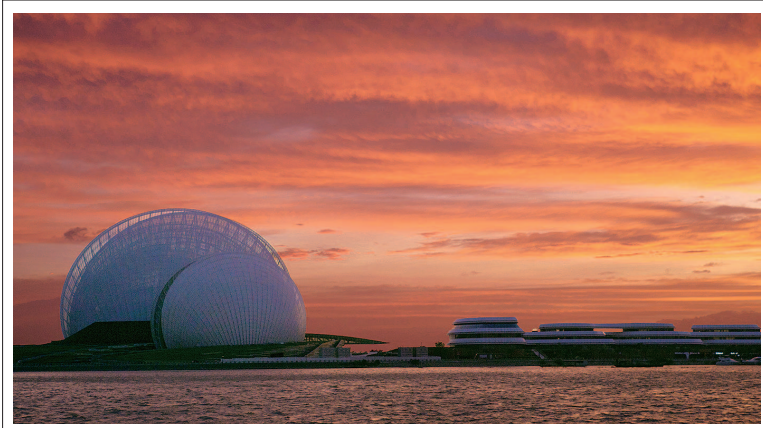
我没坐下,而是端着碗,走到门口空地上,立在阳光下吃。老表说,坐着吃嘛。老陈说,你随他,他从小就喜欢站着吃。老陈是随口说的,却说对了。我小时候除了过年,没有坐着吃过饭,要么站着吃,要么蹲着吃,还喜欢端着碗到处跑。村里的大人也喜欢端着碗到处跑。农闲时,十几个人聚在村口牌坊下,低头扒一口饭,说一句闲话,那个先吃完了的人,四根手指托着碗底,大拇指把筷子扣在碗口上,开始扯淡。低头扒饭的人被逗得大笑,饭吃到嗓子眼。有人还没吃饱,又回家盛来一碗饭,接着吃,接着听,接着笑……

能吃饱饭,又能扯淡,真是世上最幸福的事。我现在经常想到当年的这个画面,每次都觉得快乐。

老陈往碗里夹了菜,也端着碗出来了。“睡觉要躺着,吃饭要站着,这样才舒服。”我补了一句:“要站在乡下的阳光里最舒服。”老陈说:“在阳光下就要吃慢点。”我说:“慢慢吃,就能多吃些阳光。”这么说着,就好像真的把阳光吃进了肚子。

站在阳光里吃饭

魏振强



七夕会

到珠海参加一个摄影颁奖活动,主办方组织次日凌晨4:00起床晨拍。自痴迷摄影以来,凌晨起床拍摄的事数不胜数,不该有什么想法。第二天一早,我还是背起照相机,跟着大家一块儿去海边拍摄了。随着天色渐渐转亮,天边出现了红霞,越来越广、越来越浓,最后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非常难得一见、也是非常典

信任

章慧敏

幸福的,我有什么理由推辞?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别人那里才了解自己的,他们也从与人的交往中寻找值得信赖的君子,信任的基础就是相信对方的人品。

几年前,我在英国旅游时突然收到老妈在家摔断了胳膊的消息。独自在家老妈断了手臂如何自理?而我的行程还有七八天。焦急万分的我向领队请求先行回沪,但旅行社有集体出游集体回归的规定,我的请求没得商量。万般无奈中,我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是请陈妹妹帮忙,我要把家事托付给她。

在越洋电话中,我嘱托她尽可能地作为老妈以及陪护老妈的亲戚们提供方便,再就是替我垫付老妈的所有医疗费……听完我一二三四的诉求后她连一只“格愣”都没打,一声“好”就是她的承诺。我每天一只电话打回家,听



边看边聊

戏称一个小老人带着三个90岁和80多岁的妈妈们出游,这都可以载入纪录了。

在商量“妈妈行”时,朋友们自始至终没对我表达过信任你之类的意思,可我心里十分明白,一个能把至亲托付给你的人,如果没有完全的信任是做不到的,她是把全部信任都押上了。旅途

到的是全亲戚们对陈妹妹的夸赞:说她每天来探望老妈时还把一日三餐的食材捎带上了。那些天里,我家就像个大食堂,舅妈们照顾老妈的日常,舅舅们到点就来吃饭,老妈身边有人陪着,比在我家时热闹多了。

同样是旅游,我也有过被托付的信任。那年,我准备带老妈参加台湾游。友人得知后说她妈妈和婆婆也一直想去宝岛游览,苦于家人工作忙,缺少伴游的时间,让我干脆带上她的妈妈们一起游吧。我当即就答应了,还

称一个老妇人带着三个90岁和80岁的妈妈们出游,这都可以载入纪录了。在商量“妈妈行”时,朋友们自始至终没对我表达过信任你之类的意思,可我心里十分明白,一个能把至亲托付给你的人,如果没有完全的信任是做不到的,她是把全部信任都押上了。旅途

旧俗认为,人活到33岁有个坎,长辈必定会买块肉来,让当事人“斩干刀”,借猪肉挨刀,牵走灾祸。于是一屋的孙辈都涌上来,薄刀被小手高高抡起,一顿乱斩,最后的碎肉包了馄饨。中餐一向独树一帜,背后的英雄非“薄刀砧板”莫属。现在就连孩子出洋游学,父母的最后一课,也是教做红烧肉、番茄炒蛋。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厨房里,多的是各种锅、刀具,烘烤粉碎机器。唯有中国人,以“薄刀砧板”两件套就能砍、削、刨、剃、切;块、条、丝、片、糜,样样做得到。

每逢佳节,游子都会期盼“妈妈的红烧肉”,当家家户户的“薄刀砧板”“咚咚”作响时,爹娘们正将幸福的主旋律放大。好人君何其智慧,送我这件礼物,真是幸福必至。

初次和盛平相识,是在朋友聚会上。她身高超过一米七,穿了一件米白色的羊剪绒皮草大衣,戴着一顶复古的羊毛呢贝雷帽,显得洋气而出挑。她说话声音洪亮,豪迈得意甚至有些不羁。这和一般印象中江南女子的莞尔温润多少有些不同。

同坐的还有画家黄阿忠老师。盛平打开手机相册,里面有几幅她的画,请阿忠老师指点。照片随着推杯换盏像海浪一样在我们之间漂来漂去,有的评头论足,多数笑而不语。轮到阿忠老师时,他把眼镜推到眉间,看得很仔细,说了一句:“有些功力了,蛮登样。”

盛平笑得前仰后合。她站起来要敬大家一杯,酒杯高高举起:“我就是个俗人,没学过画,但我就是喜欢,我每天只要空下来就画,贵在坚持嘛!”

四月的一天,朋友组织去皖南踏青。老远我就看到盛平,她拖着一个硕大的行李箱,人未到,笑声先至。她故作惊讶地指了指我为数不多的头发,像多年的老友一般:“哦哟,你要少东西哦,不然森林要被伐木工砍完了,哈哈……”不得不说,遇到一位这样大大咧咧的驴友,是一件趣事。

每天早上,第一个过来敲我们房门的肯定是盛平。她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地要吃上一大碗面。临近中午,我们还在景区里流连忘返,她已坐在石板桥上啃着火腿肠,或正在物色附近有什么好餐馆。

几个姐妹约她逛街去买衣服,这是女孩子都喜欢的事。盛平却总是婉拒,她担心自己走不动路,怕成了累赘。其实,还有一个原因她不太好意思说:她家里所有的衣服都是母亲帮她买的,她自己从不逛街买衣服,甚至不知道自己该

到的是全亲戚们对陈妹妹的夸赞:说她每天来探望老妈时还把一日三餐的食材捎带上了。那些天里,我家就像个大食堂,舅妈们照顾老妈的日常,舅舅们到点就来吃饭,老妈身边有人陪着,比在我家时热闹多了。

同样是旅游,我也有过被托付的信任。那年,我准备带老妈参加台湾游。友人得知后说她妈妈和婆婆也一直想去宝岛游览,苦于家人工作忙,缺少伴游的时间,让我干脆带上她的妈妈们一起游吧。我当即就答应了,还

称一个老妇人带着三个90岁和80岁的妈妈们出游,这都可以载入纪录了。在商量“妈妈行”时,朋友们自始至终没对我表达过信任你之类的意思,可我心里十分明白,一个能把至亲托付给你的人,如果没有完全的信任是做不到的,她是把全部信任都押上了。旅途

旧俗认为,人活到33岁有个坎,长辈必定会买块肉来,让当事人“斩干刀”,借猪肉挨刀,牵走灾祸。于是一屋的孙辈都涌上来,薄刀被小手高高抡起,一顿乱斩,最后的碎肉包了馄饨。中餐一向独树一帜,背后的英雄非“薄刀砧板”莫属。现在就连孩子出洋游学,父母的最后一课,也是教做红烧肉、番茄炒蛋。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厨房里,多的是各种锅、刀具,烘烤粉碎机器。唯有中国人,以“薄刀砧板”两件套就能砍、削、刨、剃、切;块、条、丝、片、糜,样样做得到。

每逢佳节,游子都会期盼“妈妈的红烧肉”,当家家户户的“薄刀砧板”“咚咚”作响时,爹娘们正将幸福的主旋律放大。好人君何其智慧,送我这件礼物,真是幸福必至。

初次和盛平相识,是在朋友聚会上。她身高超过一米七,穿了一件米白色的羊剪绒皮草大衣,戴着一顶复古的羊毛呢贝雷帽,显得洋气而出挑。她说话声音洪亮,豪迈得意甚至有些不羁。这和一般印象中江南女子的莞尔温润多少有些不同。

同坐的还有画家黄阿忠老师。盛平打开手机相册,里面有几幅她的画,请阿忠老师指点。照片随着推杯换盏像海浪一样在我们之间漂来漂去,有的评头论足,多数笑而不语。轮到阿忠老师时,他把眼镜推到眉间,看得很仔细,说了一句:“有些功力了,蛮登样。”

盛平笑得前仰后合。她站起来要敬大家一杯,酒杯高高举起:“我就是个俗人,没学过画,但我就是喜欢,我每天只要空下来就画,贵在坚持嘛!”

四月的一天,朋友组织去皖南踏青。老远我就看到盛平,她拖着一个硕大的行李箱,人未到,笑声先至。她故作惊讶地指了指我为数不多的头发,像多年的老友一般:“哦哟,你要少东西哦,不然森林要被伐木工砍完了,哈哈……”不得不说,遇到一位这样大大咧咧的驴友,是一件趣事。

每天早上,第一个过来敲我们房门的肯定是盛平。她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地要吃上一大碗面。临近中午,我们还在景区里流连忘返,她已坐在石板桥上啃着火腿肠,或正在物色附近有什么好餐馆。

几个姐妹约她逛街去买衣服,这是女孩子都喜欢的事。盛平却总是婉拒,她担心自己走不动路,怕成了累赘。其实,还有一个原因她不太好意思说:她家里所有的衣服都是母亲帮她买的,她自己从不逛街买衣服,甚至不知道自己该

旧俗认为,人活到33岁有个坎,长辈必定会买块肉来,让当事人“斩干刀”,借猪肉挨刀,牵走灾祸。于是一屋的孙辈都涌上来,薄刀被小手高高抡起,一顿乱斩,最后的碎肉包了馄饨。中餐一向独树一帜,背后的英雄非“薄刀砧板”莫属。现在就连孩子出洋游学,父母的最后一课,也是教做红烧肉、番茄炒蛋。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厨房里,多的是各种锅、刀具,烘烤粉碎机器。唯有中国人,以“薄刀砧板”两件套就能砍、削、刨、剃、切;块、条、丝、片、糜,样样做得到。

每逢佳节,游子都会期盼“妈妈的红烧肉”,当家家户户的“薄刀砧板”“咚咚”作响时,爹娘们正将幸福的主旋律放大。好人君何其智慧,送我这件礼物,真是幸福必至。

初次和盛平相识,是在朋友聚会上。她身高超过一米七,穿了一件米白色的羊剪绒皮草大衣,戴着一顶复古的羊毛呢贝雷帽,显得洋气而出挑。她说话声音洪亮,豪迈得意甚至有些不羁。这和一般印象中江南女子的莞尔温润多少有些不同。

同坐的还有画家黄阿忠老师。盛平打开手机相册,里面有几幅她的画,请阿忠老师指点。照片随着推杯换盏像海浪一样在我们之间漂来漂去,有的评头论足,多数笑而不语。轮到阿忠老师时,他把眼镜推到眉间,看得很仔细,说了一句:“有些功力了,蛮登样。”

李白的诗歌大多不甚喜爱,仙气飘飘,其中佳妙俗眼难得分毫。《秋浦歌》例外,十七首诗,写山川风物写民俗风情,歌咏中有忧国伤时伤世的悲凉叹息。一首首读来,仿佛把玩高古玉雕,触手细腻,入眼苍茫。

喜欢《秋浦歌》,对秋浦河也多了情意……很多年没有来秋浦河了。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当初那个胡竹峰,若说是,分明物是人非;若说不是,依旧头头,依旧肉身,依旧魂灵,心绪到底飘得格外远了。

初夏阳光下,秋浦河丰腴,不是河水丰腴,实则是两岸青山丰腴。

江南的山,夏时格外好看,春一点点深,山头繁荣,绿得要滴出水来,先是新嫩的绿,然后是苍翠的绿。茱萸抽出新的芭芒花,景色依旧,李白依旧,《秋浦歌》依旧。

他们说刻溪村新发现了古戏台。古戏台在陈姓人家的祖居地旁边,穿过竹林山路,不过一里地,在金崖山腰一块天然巨型平崖上,苍色深深,看见有人工凿出的孔眼,孔径随着手腕大小,孔深近一掌,当年用来固定戏台柱桩。戏台周围还有古村落遗址,那些大石块、大石条砌筑的老屋基,依坡势错落分布。石质构件随处可见,很多石墙依然耸立不倒。

陈家族谱说,当年他们祖上请郑之珍在这里编目连救母戏文,在《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》自序中,郑之珍说自己住在秋浦河边的剡溪,取目连救母故事,编了三册《劝善记》:敷之之歌,使有耳者之共闻;著之象形,使有目者之共睹。

目连戏见过几次,其中有慨然,声调说不出的郁郁,像是故国遗民的旧体诗。

众人请同行目连戏艺人在戏台旧址上唱几句,她气定神闲走上前,开口道:“在仙山奉了师父命,来到阴曹探望娘亲……”松枝摆动,山风轻轻吹过来,遥遥将声音送到山下送到对面的山腰,又回荡过来,耳畔传来短促的回声。树叶翻滚,唱词也翻滚。

五百年了,在郑之珍编戏的场所,他笔下的戏文再次响起。五百年了,陈氏祖居旁,当年陈氏夫人听过的戏文鲜活如初。五百年不过一刹,因为一出戏,古与今殊典弥存。明朝衣冠消失了,曾经的腔调还在,曾经的故事还在。

老屋旁,陈氏先人的古井也还在,历史如此生生不息。想象当年郑之珍应该也在这里汲水淘洗,顿时对那井水多了几分亲近。上前去看那口井,浑然不知此事,或许它们早已阅尽天机。天机不可泄露,于是无言。几只虾在其中游弋,人叹息虾,虾或许也叹息人。取空瓶灌得满满一壶水,夜里泡了杯绿茶,是深山的雾里青。

茶香在江南夜袅起,轻呷一口,耳畔突然又响起目连戏的声音。在平崖寻访古戏台遗址,同访者,友人潘昱竹。

纯粹亦出彩

牛斌

穿多大尺码的衣服。这突然让我想起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情形,谁也想不到,那些时髦的搭配是来自于身后的母亲。真正让我感到震撼的,还是盛平身上的另一种安宁。

她大学理工科,是学生会主席。她家的第一台电视机、第一台收音机不是买的,是她自己组装的。这样的执着和钻研在一个上海女孩身上真不多。我有些怀疑她到底是大智若愚还是天马行空,几位朋友回到了第一次和她相识的场景,有的评头论足,有的笑而不语。她也是个标准的工作狂,管理三个部门,常常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,是上海所有分公司中唯一的女经理。当然,收入也很可观,照她的话说,再干个十年,存个五百万,然后周游世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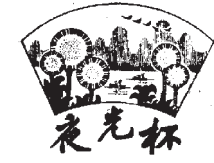
她有两个孩子,非常自律。不刷朋友圈,没有抖音,每天晚上看书和画画。看书是她储备知识的重要途径,画画是她对这个五彩世界的情感宣泄。这让我想起钱锺书,杨绛先生说钱锺书穿鞋左右脚都分不清,不会烧饭、不会洗衣服,但他的世界却是如此的缤纷和多彩。这也让我想到,大道至简,会不会生活越简单、越纯粹,世界就越清晰、越出彩。

踏青结束时,我突然想再看看盛平的画。和那天晚上的黯淡不同,阳光下的那些画灼灼夺目,栩栩如生。我刻意看了一下,线条规整,井然有序。这是一个理工科女生独有的视觉,像是在组装电视机的那个背影,或者生活中的女强人,抑或是我行我素的一种淋漓尽致。

我对那些画有点似懂非懂,却又想起那晚阿忠老师仔细辨别的模样:“有些功力了,蛮登样。”

平崖寻访古戏台遗址

胡竹峰



夜光杯

摄影

对着这漫天红霞

马亚平

型的火烧云,太珍贵啦!这时,大家以珠海的地标景观——贝壳剧场为拍摄目标,带上这红彤彤的天色,咔嚓咔嚓停不下来。别人可能看不出,此时的我,庆幸今天跟大家一样,起了个大早,收获这满满的漫天红霞,也检讨自己:我怎么就不能有点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,从而达到古人所云:“白发老农如鹤立,麦场高处望云开”呢?

到珠海参加一个摄影颁奖活动,主办方组织次日凌晨4:00起床晨拍。自痴迷摄影以来,凌晨起床拍摄的事数不胜数,不该有什么想法。第二天一早,我还是背起照相机,跟着大家一块儿去海边拍摄了。随着天色渐渐转亮,天边出现了红霞,越来越广、越来越浓,最后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非常难得一见、也是非常典